

“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怎么过暑假，按照我的想法：扔给他们一片田野，一个陌生的城市就足够了

韩浩月

暑假又到了，没想到作为一个大人，内心竟然还是隐约盼望着暑假的，省去了每天来回接送孩子的辛苦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又能体会到那种悠长的时间感了。

炙烤着大地的阳光，没完没了的蝉鸣，午后一片寂静的街道，慵懒的树叶在等待着不期而遇的一阵风……关于夏天的场景看见日头仍然高挂上空。还是夏天的漫长，整整一个夏季里的每一个日子，都像被拍扁了、拉长了，可以放心地睡，散漫地打发时间，忙完了所有事情之后抬头看见日头仍然高挂上空。

据说夏至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但因人而异，许多人感到夏天漫长是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左右的。我记忆里最长的一个夏日，是中午时分进县城电影院，连看了三部电影之后，走出黑暗的影厅，迎头被扑面而来的日光包围，那一


 往事

“人类和高等动物大脑之间的差别，显然在于程度上而不是本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应该珍惜“人面”，也应该理解“兽心”，善待对人类有益无害的每一种动物

侯严峰

我一向不敢恭维那些有损动物尊严的成语，譬如鸡鸣狗盗、行同狗彘，还有什么狼心狗肺。道理很简单：明明是人类的过错，怎么可以蒙冤无辜的动物？怎么可以“腹黑”出这般具有伤害性的语言？真不明白，不曾招谁惹谁的禽兽们，在一些自称善良的人们那里就落了这样的下场。古往今来，“禽兽”这个并不沾染是非的名词，咋就成了“坏蛋”的同义语？人类对于动物的评价存在两个语言系统，说白了，是存在明显的实用主义情绪——高兴了鸡犬升天，不高兴狗血喷头；心情好时龙飞凤舞、马上封侯，心情差时蛇蝎心肠、狗急跳墙……这些无微不至的自以为是的人们，在发明这些成语时，会不会低估了动物们的“智商”？

这通感慨，源自“众生平等，类无贵贱”的理念，也源自我打小喜爱动物的“癖好”。

幼年时对动物的感知，是在烟台南大街上一个不大的动物园里体验的。那个动物园建在市中心，规模不太大，动物也不算多，不过一座猴山，几笼鸟雀，还


 原乡

“我家的那个碾子在历经了多年的风雨剥蚀之后，上面的木栓早已成了朽木，而自己童年推碾子的记忆中却如闪着亮光一般，永远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风雨的侵蚀而忘却……

申东恩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记忆中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村里大部分是石碾而石磨很少。我家就有个大石碾子，离住的地方大约有二十多米远。听爸爸说，我爷爷在世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算来，至少也有三代了。小时候我和邻居的小伙伴们常在那里玩。我们调皮地跳上去爬下来。碾子是用来推粮食的，上面必须保持干净，因此没少挨大人的骂。

碾子虽说自己家的，可是和公共的一样，谁都可以免费使用，村上的其他碾子也一样，虽都各有主，但谁都一样使

“瞬间有些恍惚，三部电影就是三种不同的人生，从别人的故事走到自己的现实当中，那种失重感与火辣的日光相得益彰。那一刻我甚至觉得，黑暗永远不会来临，世界将永如白昼。

现在回忆我上小学、中学时的暑假，几乎想不起什么故事，夏天的炎热仿佛也让记忆化成了水，在这片亮汪汪的水影当中，过去的日子如一片片墨绿色的浮萍飘来飘去，不要尝试去打捞什么，这种想法是徒劳的。

乡村里的暑假，被田野承包了。漫天遍地的庄稼，数不清的小河沟，伏在河堤上被人打死的大蛇……制造着乡村那种迷人而又带着些许惊悚的气息。酷暑中的乡村，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只剩下庄稼和树木在疯长，还有不听话的野孩子在出没。

在一条大河的桥面上，用手捏住鼻子纵身跳入河中，大约有三五个孩子，我们就那样周而复始，仿佛是斗气一般地，话也不说，就是跳下去、爬上来，再跳下去又爬上来，直到耳朵里被灌了水，耳膜嗡嗡作响，皮肤也被泡得又白又皱，才会垂头丧气地往家里走去。

有几年暑假我是在姑父家度过的。我喜欢去他家里过暑假，因为不用干活，姑父是个疼爱孩子的人，我只在他家的

“不动声色”田地里干过一次活，就是开着他的拖拉机在泥水田里横冲直撞，以每小时不足3公里的速度。第一次看到如此庞大的机器在我脚下吃力而又不懈地前进，这种力量感让我着迷。

经常在傍晚的时候，姑父带我去村外的河里洗澡，在一篇文字中，我记录了当时的情境，“记得那个夏夜空气燥热，而河水温润，我手里握着姑父给的一条白毛巾，浮躺在缓慢流动的河水里。远处的村落静谧无声，夜空的颜色是一种神奇的湛蓝。月光与星空倾洒在河面之上，从某一个瞬间开始，我的毛孔仿佛被无声打开，整个人的重量开始变轻。觉得自己变成了河面上的一片树叶、一条小鱼、一只不慎落水又挣扎着跃出水面的小鸟。”

因为这些暑假的生活片段，姑父的村庄一度成为一个诗意的名字。我们举家迁往县城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在姑父的村庄道路边一户人家的墙后，在一片厚厚的青苔里，埋下了一枚硬币。当时心里想的是，几十年后，等我回来了，希望那时候揭开青苔，仍然能惊喜地发现这枚硬币。

县城里的暑假，也不枯燥，一个人如果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么无论到哪儿，他的内心都是丰沛的。我记得自己登上了一座又一座大楼的楼

“珍惜“人面”，理解“兽心”一个小洞，小猫进出很方便，也从不在家里拉撒；偶尔调皮打碎个瓶瓶罐罐，家人也不会动怒。有了这只小猫，家里的气氛也不那么沉闷了，闲暇时看着小猫耍宝卖萌的样子，大家都挺开心。有一年腊月，母亲用平时积攒下来的副食品票买了一些排骨，炖了一大盆，打算过年改善生活。当天晚上，平时肚子里没什么油水的小猫闻香而至，蹑手蹑脚地蹭到小南屋的桌子上，捞起盆里的排骨大快朵颐。

从学校入伍当兵来到部队，也就告别了曾经的那些猫狗猫狗们。令我没想到的是，我所在的连队竟然有两只品相极好的狼狗，其中一只还因为协助军方破案立了功。既然是“功臣”，两只狗的生活待遇就挺高，每只狗一天的生活费有5毛钱，可以吃上加了熟肉的小米粥。喂狗的活儿轮流分派给每个班。班长指定一位战士负责照看，无非是喂食、遛弯，每逢附近村民来营区看电影，还要把狗拴好，防止它们不分好歹咬了人。只要是我轮到我值班，我总会趁炊事班长不注意多拿上几块肉，让两只狗吃饱喝足。日子长了，两只狗对我就格外亲近。

按照母亲的说法，喜欢动物是可以遗传的——父亲就喜欢动物，只是因为年轻时没空照料，年纪大了精力又不济，才一直没有和动物们近距离接触。但我能看出来，父亲年迈时，对我们带回家的动物时常流露出慈祥的喜悦。比如大姐家原先养的一只纯种拉布拉多犬，黑色的毛发油黑锃亮，形体健硕却憨厚老实。每次回家，它就会大模大样地跳上沙发，张开大嘴呼哧呼哧喘着，一点儿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向来喜欢豪净的父亲这时也不再讲究，任那拉布拉多在家里胡作非为。

“推碾子转出童年梦幻”的一种)，需要反复推碾，然后再过筛六七次之多，才能加工成又细又匀的玉米面和黍米面。这两种面粉按一定比例配制，蒸出来的“团子”特别软和好吃。因此这两种面粉碾得很多，有时往往需要推上两三天才能推完。那时我还小，只有八九岁，出不了什么大力气，只能跟在大人身后帮一点忙，有时去帮妈妈张张布袋出些小力。尽管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转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中间妈妈还要回家做饭，做好了饭再拿到碾子旁，大家简单地吃上几口充充饥，继续推碾子。就这样从闪着星光的清晨开始推，一直到黄昏日落星光闪现，也不知推着碾子转了多少圈。只觉得一直在转，没完没了地转，刚开始时还觉得很来劲，到了后来越来越感到吃力，脚下就如灌了铅似的，每转一圈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尽管推碾子这样辛苦，可在童年的时光里，劳累中却充满了乐趣。推着碾子不停地转，每一圈都转成童年的一个梦幻，转成一个难忘的记忆，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夜幕降临了，在微弱星光照耀下，迎着寒风，妈妈扫完了碾子上的粮食，爸爸和哥哥扛着加工好的面粉大袋小袋地

顶，穿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弯曲小巷，骑着自行车把午夜的街道逛了一遍又一遍。夏天的星空真好，月光照射着街道，让街面上那些被丢弃的垃圾都被上了一层银色，成了奢侈品，让人想伸手去捡。

县城里的图书馆，是消耗掉暑假时光的好地方。图书馆是要趁刚开门的时候去，早去可以抢先拿到自己喜欢的报纸或杂志，选到一个离窗户与阳光远一些的座位，吹着阅览室房顶风扇送过来的微风，掉进文字海洋里，凉爽、舒适、放松。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后来这句话中的“图书馆”被篡改成了“电影院”，改得也蛮好，也成立。

暑假让人记忆要么变得很好，要么变得很差，我算是后面一种。后来回想，为什么我的暑假没有故事，现在想到了，那是因为当时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与人拉帮结伙的时候不多。独来独往与夏天多么匹配，唯有内心的空旷，才能抵挡夏天的漫长，唯有那点想象出来的孤独，才能像冰块一样点缀夏天……

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怎么过暑假，按照我的想法：扔给他们一片田野，一个陌生的城市就足够了。

“母亲的“遗传说”在我这一辈甚至下一辈也得到了印证。女儿出生不满周岁时，家里养了一只小花猫，女儿那时还不会叫“爸爸妈妈”，可第一次说话竟喊出了“猫猫呀”。长大后，不论生活在哪里，女儿更是与小动物形影不离，什么小猫小狗，什么仓鼠蚂蚱，都伴着她一起成长，一起认知这个多彩世界。直到现在，家里还养着一只羽毛红绿交错的金刚鹦鹉，整天无师自通地学舌，只要女儿回家，这鹦鹉就号叫着女儿的名字，一定要女儿跟它对话喂食方才消停；自从家里养了猫，它甚至学会了“喵喵”，且惟妙惟肖。女儿上初中时，每当下午放学走进院子，身后总会跟着几只小猫亦步亦趋，后来才知道，女儿用零花钱买了火腿肠喂食它们，此后小猫就把她当成了主人。

家里的几只狗也分门别类，有泰迪、有喜乐蒂，有花白的、有黄灰的。狗们都是人家弃养或寄养不取的，家人不忍心让它们再次流离失所，便一一收养至今，并为它们取了类似“保罗”“舒克”等时髦暖心的名字。狗们也乖，好像懂得主人对它们的好，在家看门守院，在外彬彬有礼，从不狗仗人势，也从不“狗眼看人低”。

作家卡夫卡说过：“所有知识、一切的问题和答案，全都包含在狗身上。”我并不完全赞同“动物至上主义”倾向，倒是更欣赏一位哲人的高论：“人类和高等动物大脑之间的差别，显然在于程度上而不是本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应该珍惜“人面”，也应该理解“兽心”，善待对人类有益无害的每一种动物。

“运回家，终于完工了，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了。看到加工了这么多的玉米粉和黍米粉，爸爸知道这个腊月不但有吃不不完的“团子”，就是过年走亲戚用的馒头也足够了，尽管他这时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脸上还是不由得溢出了笑容。

推碾子，就是这么辛苦、劳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除了极少数有牲口的

人家外，家家都需要付出劳力，才能吃上加工好的粮食。在家乡用碾子这一原始工具加工粮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现代化的粮食加工

机器进村，“隆隆”的机器声把原始的碾子彻底送进了历史。我家的这个大石碾也一样，完成了它应有的使命后和村上其他的碾子一样走向了沉寂。

岁月蹉跎，人事沧桑。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晃快二十年过去了。我家的那个碾子在历经了多年的风雨剥蚀之后，上面的木栓早已成了朽木，根本不能再使用了。而自己童年推碾子的记忆中却如闪着亮光一般，永远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风雨的侵蚀而忘却……


 时节

济兼

夏日里的蝉鸣，在过完夏至的某一个午后破空而来，带给人久违的熟悉感觉，如同邂逅了过往的某一个夏天。

那是千万只夏蝉，在岸边柳树的浓荫里，或在园中杨树的枝梢上，初听似乎嘈杂，可是仔细听来，却又是整齐划一的声调，让人不得不惊叹“蝉噪林逾静”的精妙。记得几年前游日本禅寺时，听到林间的蝉鸣，似乎与中国的不同，于是便戏言，看来蝉鸣也是带着地方口音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季节记忆，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季节，以及对于某个季节中某个生活场景的特殊记忆。于我而言，夏季最让我痴迷的不是雪糕和西瓜，而是暖风中无所不在的蝉鸣。每当听到蝉鸣声起，就如同回到了童年某个刚刚睡醒的午后，如同回到了某个期盼暑假的小学课堂。如今人到中年，也依然会在入夏时开始留意，蝉鸣自何时而起，又至何时而息。

曾看古籍里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以语海”，意指无法跟夏日生死虫子谈论冰雪，因为它们摸不到冬天；也无法与视野局限的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们没有见过。可是仔细想想，这不过是囿于人的思维得出的结论。庄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们无法深入到夏蝉和井蛙的语境里，又如何能知道夏蝉的乐趣，又如何知道井蛙的自得呢？

其实，蝉的生命并不短暂，蝉的幼虫在大树根部的土壤里生存数年乃至数十年，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羽化上树之后，鼓腹齐鸣的那两三个月。不得不惊叹，蝉一生中数年的蛰伏，似乎都为了夏日里短暂的鸣唱。那夏日浓荫里的时光，也许是蝉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我们时常悲悯夏蝉生命之短促，


 走读

林建武

闽南酷暑，处处闻蝉。过了夏至，闽南的酷暑会把空气拨弄得燥热，整个城市的街道上蒸腾着热浪，使人感到烦闷闷热，即使安静坐在家里半晌还能听到那汗水滴落在地上“吧嗒”的声音。此时，会“逼”着你走出家门“纳凉”，在清幽中感受古月港的历史和文化沉淀。

月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因其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洞”，因其状似弯月而得名。

据史料记载，15世纪末期至17世纪中期，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月港一度成了“海舶鳞集，商贾成聚”的外贸商港，与汉、唐时期的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的“四大商港”。1567年，隆庆帝登基决定推行新政。福建巡抚涂泽民希望“除贩卖之律”，为海上贸易活动开启绿灯，允许当时商船巨贾“准贩东西二洋”货物。从此，月港成为明朝唯一合法的海上贸易始发港。

明末清初，郑成功、郑经父子与清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征战近四十年，战火殃及月港。清廷为扼制郑氏，在沿海实行“迁界”，海澄一带划为“弃土”，繁华的月港航运商贸一时萧条。历时有时一代的古月港，到了清代，由厦门港起而代之。

据了解，当时从月港出发的海上航线，东达日本，南通菲律宾，西至马六甲，然后与欧洲人开辟的新航路相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月港同盛同衰的漳州克拉克荒窑瓷器不仅是月港外销产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使用者和载体。

从家到古月港不过三十里，傍晚时分，九龙江面波光粼粼，水草连埭，江水被小渔船驶过轻轻拍打着江堤岸，发出有节奏的“噙嘴噙嘴”声，向江上伸展的榕树枝条在微风中慵懒洋洋地飘荡。树荫下，几位看似退休的老干部摆开棋局，鏖战正酣，不时有摇着蒲扇路过的人和刚跑完步裸袒着上身的男人，立足围观，正应了李白那首“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仿佛看到了那种洒脱无羁，悠闲自在。

月港古镇有条并不长的古街，骑楼建筑、瓦房屋顶，墙体斑驳、飞檐翘角，石板古巷、残缺院落被政府保护性修旧如旧，门口竹帘充当屏风，典雅又不失古朴，各家各户的红灯笼高高挂起，散

又感慨历史长河之变迁。其实，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生命，都在各自的局限性里努力生存，都按照自己的维度来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就好比夏蝉生态之于人的一生，又好比人的一生之于人类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之于宇宙演化，几个月在数十年前，数十年在千万年面前，千万年在百亿年面前，都不过是弹指一挥，可是在这样不同长度的时光里，不同的生命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华彩。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星球之上，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生命逝去，每一天也不断有新的生命诞生，如此生生不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将世间万物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两大类，作为有生有灭的生命，如何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如何去实现生命应有的目的呢？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既有长度的维度，也有质量的维度。无论是瞬间一现的昙花，还是生长千载的松柏，那些绽放过的，都是美丽的。

我相信宇宙绝不是毫无目的的存在，而每一个生命，也一定肩负着某种使命而来。那些在原野上四处蔓延的植物、在丛林里努力生存的动物，那些冒雨劳作的农夫，那些朴实无华的工人，那些精益求精的科学家……那些卑微的、高贵的，阴郁的、活泼的，愁苦的、欢乐的，不同性格、不同际遇的人们，每一天都在汲取着物质世界的能量，充盈着精神世界的追求，在这个无限可能的星球上，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他们努力地行走，无论面对的是这个世界满满的恶意，还是脉脉的温情；无论面对的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还是荆棘丛生的逆境，每一个生命，都将聚集其全部能量，书写自己的生命轨迹。就好比夏蝉，他们在夏日的光阴里鸣唱，来年又会有新的一拨儿起来，这正是生命的魅力——因为希望一直都在。


 月港漫步

发出浓郁的怀旧气息，蜿蜒曲折的街道古意盎然，一眼望去，就能看见几枝缀满花朵的树枝从墙内探出头来，像是淡墨泼就的中国画，不时引得游客拿起手机来记录。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古月港在政府的修缮保护下又重现繁华。沿着龙海市区往古月港是锦江道，每当夜幕降临，纳凉的市民便从家里走到九龙江边锦江道上，感受海风。虽然，风中还带着些闷热，但那自然的海风倒也让人增加了几许凉意，可以把一天的暑热疲乏摆下来，什么也不想，在那惬意地纳凉。

江岸有许多茶座，林语堂说，当一个人在神清气爽、心气平静、知己满前的境地中，能领略到茶的滋味。此时不正是这种意境吗？当你劳累时不停停下匆匆的步伐，找个偏僻之地，泡上一壶铁观音，那袅袅的茶香会洗去心底的尘埃，拂过岁月的薄凉。

古月港湿地还有一处儿童乐园，除了有各式玩具外，还有片空旷地让孩子追逐嬉戏。草地上有许多人在放风筝，如今放风筝似乎不再是儿童们的游戏，一群不分年龄的人拉着线在追跑着，天空中飘荡着形式各异、五颜六色的风筝，漫天飞舞的风筝与落日余晖交相辉映，恍惚飞进了晚霞之中。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港吃港。码头不时有近海捕捞的渔民驮着小船载着一天的收获上岸，许多市民就争先恐后地挑选海产品。每行至此，迎风吹来的海风会夹杂着一股淡淡的鱼腥和海水咸咸的味道。

九龙江江面宽阔而平静，不时有货船“突突”地驶过，那江水便荡漾开来，有节奏地拍打着岸边的水草，在水草里觅食的海鸥会被江岸上的市民或船夫的马达声惊起，“嗖嗖”拍着洁白的翅膀往空中遨游一番，观察一下会不会带来伤害再钻进水草中，或停在渔船的航槽杆上。

古渡口是古月港走过了繁盛、坚守、寂寞和挣扎的历史见证者。如今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古月港所在的九龙江已建起多条横跨江两岸的大桥，儿时常见的渡船已失去往日的风采，几处昔日繁忙的古渡码头也略显荒废，潮起潮落带来的污泥已差不多覆盖了码头的廊道，“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场景在夜幕下更显冷清。

“几时归去作闲人，一壶佳茗一溪云”，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快节奏的生活，会让人平复烦躁的心，让心情沉淀。